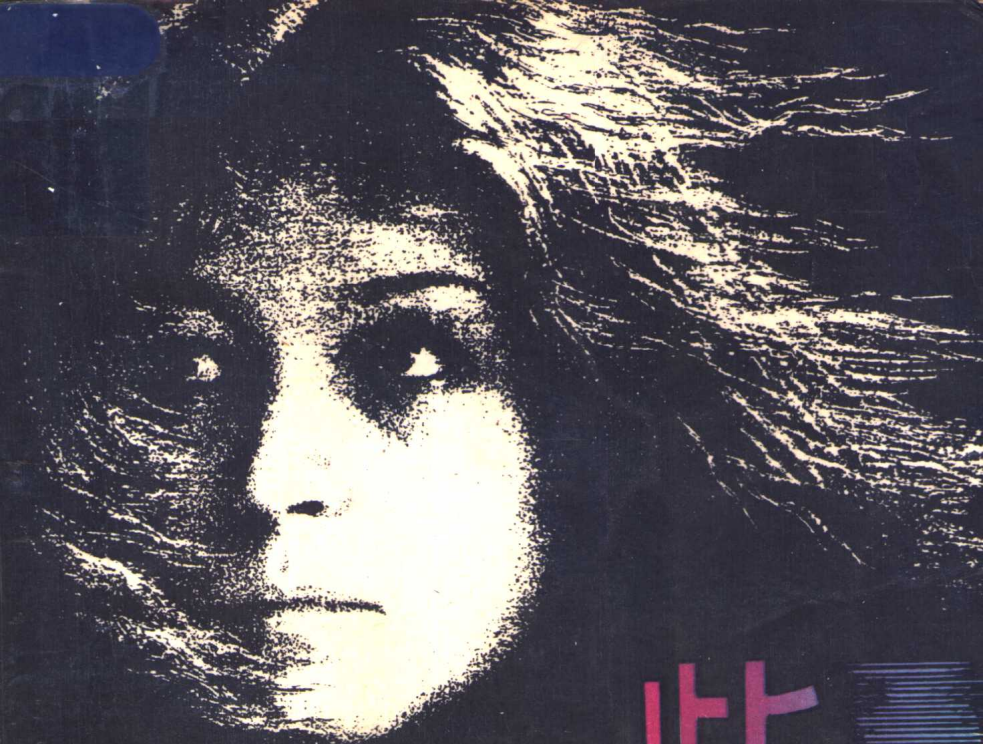




此恨绵绵

台吉出版社



此 恨 绵 绵

〔法〕艾尔维·巴赞 著

葛 雷 齐彦芬 译

Hervé Bazin

Qui j'ose aimer

Edition Bernard Grasset

1956

此恨绵绵 (法) 艾尔维·巴赞著 葛雷 齐彦芬译

台声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7千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0.25

1989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 3.80元

ISBN 7-80062-037-9/I·139

译 本 序

艾尔维·巴赞是当代法国文坛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他的小说细腻而广泛地展示了当代西方人的悲剧心理，在对故事的娓娓动听的叙述中，融入了作者淡淡的哀伤和苦涩的情调。可以说巴赞是用传统心理描写的高超技法，揭示当代西方文化心理及悲剧意识的大师。

艾尔维·巴赞（1911— ）生于法国西部的昂热市，其堂祖父勒内·巴赞是法国著名小说家。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他来到中国，他在孤独和不安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后来他一直辗转过学校生活，大学文科毕业后获文学硕士学位。他经历了种种生活的艰辛和磨难。他当过经纪人、小报记者和低级家庭佣工等。后来开始发表诗作，并和朋友创办了一家诗歌小杂志《贝壳》。他的第一部诗集《白天》（1946）获阿皮利奈奖。第二次大战以后，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手握毒蛇》（1948）引起文坛的巨大反响，并获读者奖。小说的辛辣讥诮的笔法，表现了作者对种种思想束缚的挑战，特别赢得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好评，八十年代初被推选为法国“青年最喜欢的小说。”以后他又按照此书的人物及情节的发展，续写了两部书《小马之死》（1950）和《猫头鹰的鸣叫》（1970），形成了他带自传性的著名三部曲。巴赞的创作很丰富，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小说有十几部，而且还在继续拿出新作，不断获奖。除上述

两项奖以外，他还获得过摩纳哥文学大奖（1957），黑色幽默大奖（1967），苏联列宁奖金（1980）。1958年他入选龚古尔学院，成为院士；1973年荣任该院主席。

《此恨绵绵》是巴赞的一部优秀小说，发表于1956年，由于这部作品的发表，使他赢得了“最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家”这一光荣称号。作品属于外省风俗小说，也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作者以极为潇洒和浪漫的笔触展示了法国西部滨海地区的优美风情，并通过一家三代女性的遭遇，揭示了法国当代妇女的悲剧命运。

小说从主人公伊莎的父母离异写起。母亲再婚，招来一位年轻的继父。母亲婚后不幸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继父便与伊莎渐渐发生爱情纠葛，以至发展到“乱伦行为”。继父使她怀孕之后，又弃她而去。她悄悄将孩子生下来，过着自食其力的凄凉生活。小说揭示的社会含义及美学意识都极为丰富。人们在掩卷之余不禁会思索这种可悲的下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如果从人性和人的正常生理需要去理解，这种“乱伦行为”是否尚值得再思考呢？作者把人道和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戏剧化地作了突出表现。最后，伊莎遭受继父离弃又感到理所当然，因为她不可能和继父公开结婚。这样，就出现了伊莎悲剧性格的两重性：当她感情冲动的时候，她完全置道德于不顾，一任情感疯狂发展；而当她面对严酷现实的时候，她又心甘情愿做恪守道德规范的懦弱女子。她的继父在占有了她们母女之后，正好又以父女不能通婚为由，逃之夭夭。

小说仅此主线所包含的内容就足以耐人寻味。其悲剧的结局似乎不应归咎于伊莎的幼稚和轻浮，可也不应完全归咎于继父的乱伦行为。法国有一句谚语：“机会造强盗”。继

父的乱伦是由机会造成的，那么这个机会就是：他在感情的掩护下占有了伊莎，他又以道德为由遗弃了伊莎。所以，资产阶级的道德成了善良人的桎梏，狡猾之徒为非作歹的工具。由此人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才是真正而正确的道德呢？这个问题巴赞没有解决，他个人也难以解决。

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一般地提出某个问题，而在于将这个问题在读者的头脑中激化起来并产生出广泛的社会含义。《此恨绵绵》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当然十分尖锐，而且在作品中得到了全面地深化和激化。问题的回答不在于用“假如如何如何便如何如何了”的假设来解决，而在于用面对现实的冷峻目光来透视现实，并以穿透现实的敏锐性来给读者展示丰富的思考和联想。伊莎既追求个人情感的奔放自由，又无力承担社会舆论及道德规范的压力，所以她只能吞食由自己造成的苦果，这就是西方当代妇女的不幸之所在。

小说在心理描写上极为细腻，对水乡风情的描写也富有诗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修辞上不追求雕琢，因而十分洒脱有致，自然大方；这不仅是这一部小说的特色，而是作者所有小说中值得称道的地方。巴赞使自己的描述带有法国西部乡村浓郁的田园诗般的优美和恬静，所以我们特意在这些地方多花了些时间，尽量使译本保持原作的诗意感和优美感。至于我们对原文的理解以及对某些句子的处理，可能存在着谬误，那么，这些地方，请有志于研究翻译或研究翻译理论的同志指正。

葛 雷

1988年11月7日

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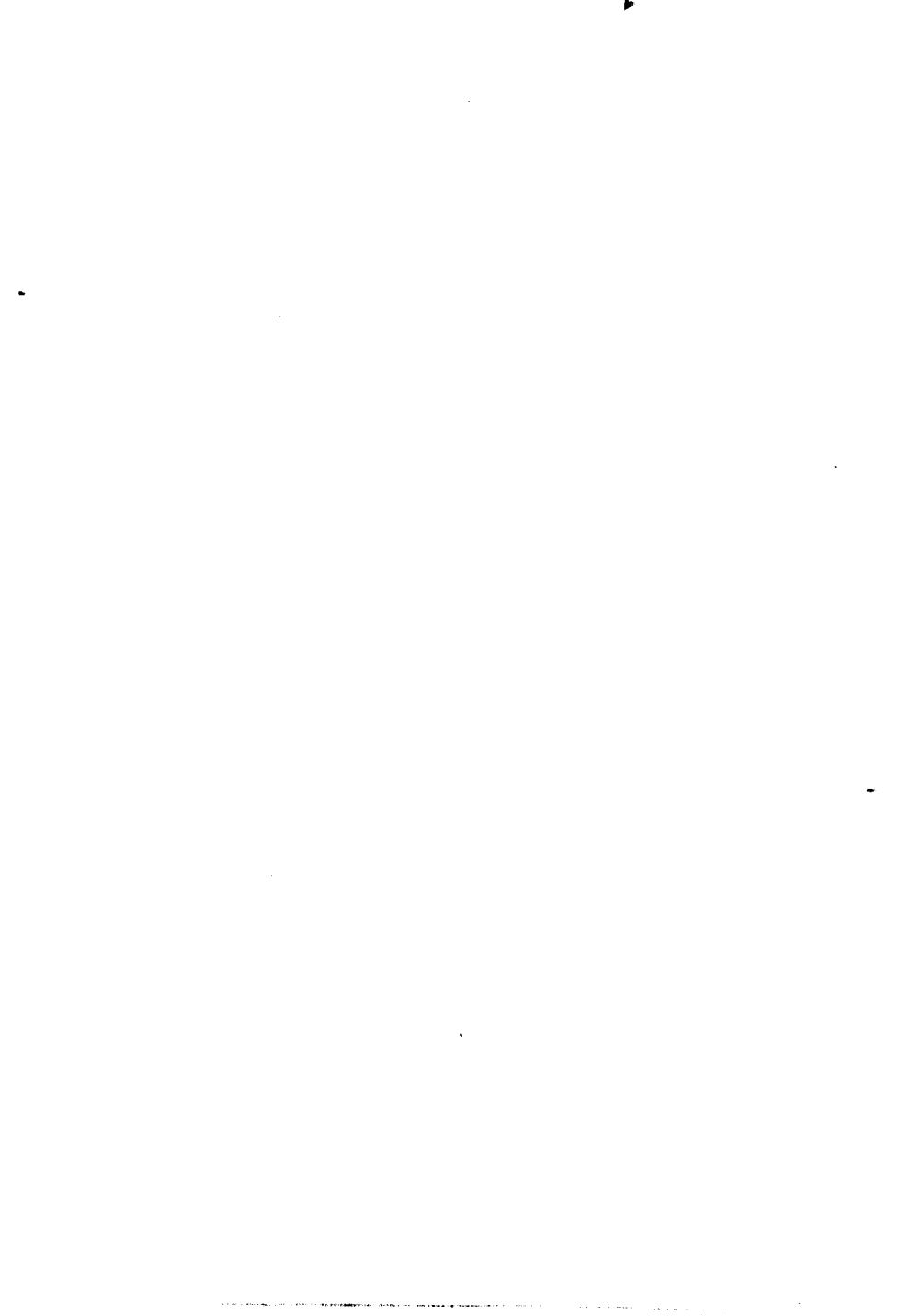
目 录

此恨绵绵..... (1)

早年的恋情 (209)

台 声 出 版 社

献给热拉尔·波埃



—

贝尔特什么也没看见，你想，她也是个近视眼啊！她谨慎地站在离水边远远的地方，两只手在胸前揉来搓去的，微摇着脑袋，眯缝着眼睛，竭力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并象素常那样喃喃地说：

“你相信吗，伊莎，你相信吗？”

我什么也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可以看，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在艾德河水的深处，那只捕鱼笼里进去了两条鱼：一条长的，嘴巴贴在笼口的机关上，拉长着身子，纹丝不动；另一条圆鼓鼓的，正在拚命地挣扎着，闪烁着金褐色的鳞光：原来是狗鱼公公和冬穴鱼婆婆狭路相逢了。后者凭着其粗壮的体格虽未被送进前者的肚子，但已对邻者表现出了足够的惊惧。至于那只笼子，从它的体积到它的网眼的形状，我一眼就看出，这是男高音先生的。因为整个假期里，每天上午十一点钟光景，他总要撑出他那只蹩脚的绿色小船来兜兜风，所以，要想为他节约点黄油就得快下手。

“天冷吗，伊莎？天真冷啊！”贝尔特看到我把手伸进毛衫的领口时说道。

天气确实不热了。鼠尾草依然葳蕤挺秀；黄色的菖蒲花在微镀锈色的苇丛中开得依然十分艳丽，与被习习微风任意摆布的驯顺的苇草相比更显得婀娜多姿，别具神韵。然而整个气候却仿佛提前了一个月，而今，已是叶落鸟稀、秋意闹

珊的季节了，太阳被淹没在暗淡萧索的秋色里。似动非动、似静非静的河水显得格格外清新，不再有半点儿泥污的气味，呈现一副涵泓浩淼的气度，以一种内在的冲击力击拍峭壁，并把团团枯苇温存地推向岸去！在这时候下水是有点太凉了，但有什么法子呢？我手头没有铰钩，况且鱼笼又离得太远。我们总不能坐失捉弄一番敌人和给自己丰富一下佳肴的良机吧？纳塔丽天天烧土豆，早使人吃腻了……干吧！我甩掉毛衫，扒下裙子、衬裙，扯下那副胸罩——这玩艺儿从来对我没起过什么作用，妈妈嫌它太小了就甩给我，可它对我却又太大了。我打着哆嗦，用手捂住胸脯，踌躇着是否脱去那件白得耀眼的裤衩。可要穿着它下水会惹出许多麻烦，而且把它弄湿了午饭前也干不了。反正我们背后只有一片围有篱笆的小园，对面是些沙汀和沼泽，除了苍茫无际的格卢凯草地的沼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牧人，没有奶牛，也没有家犬。

“你的头发！你的头发！”妹妹在我背后嚷道。

由它去吧！我扒下裤衩，又三下五除二：用左脚蹬下右脚的鞋子，再用右脚蹬下左脚的鞋子，奋身一跃，箭一般地钻进河去，隐入水的泡沫之中。我本来不耽心自己的身体，可是在跳水的一刹那间，我从水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看到那暗粉色的体肤以及胳肢窝和大腿根间的秘密的暗色。

河水虽凉但并不是那么彻入肌髓，所以我还能忍受。我乘着一跃的冲劲，顺势摆动双腿，象一只逃跑的青蛙似地向水底潜去。然而，水里充满着危险，到处漂浮着慈菇和梅花藻，一根粘乎乎的睡莲的长梗缠住了我的脖子，我只好用力把它咬断。突然，河底的一大团水藻出其不意地触着我的

肚子，吓了我一大跳，我象一条鲤鱼似的来了个大翻身。当我满身挂着水藻来到鱼笼前时，我的气已憋不住了。我才把笼子移了几公分，就不行了，用脚一蹬，浮上水面来。

我露出头来，用鼻子吸着气，嘴里喷着带沤草味的水。从水里向上一望，河岸仿佛增高了许多，贝尔特伫立在那里，俨然象一尊充满焦虑的少女的塑象。她直钉钉地望着，好一副呆相！嘴里一个劲地喊着：“过来！快过来！”她那坚持不懈的劲头就象一只母鸡在召唤自己的小鸡崽似的。她甚至喊了一声“下雨啦！”她这种想蠢办法的喜剧性的表演逗得我哈哈大笑起来。真的，天上倒是飞着雨滴，落在艾德河的水面上，激起星星点点的小圆圈。小时候，我把这些小圆圈叫“雨娃娃”，这是为了和“太阳娃娃”对应；我们把六月正午的太阳从树顶上撒下来的小光斑叫“太阳娃娃”。

我正要再次潜入水底的时候，蓦地发现贝尔特打个愣怔，转身就逃。她尖叫一声，提起裙子纵身一跳，消逝在果树篱笆的后面！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纳塔丽来了，我并不害怕。她穿着旧式短裙，板着象她那顶毕古登高帽一样冷峻的面孔，气冲冲地大踏步走过来。她几乎是伸直了胳膊高举着一把大雨伞，为的是不叫它碰着戴在她花白头发上的那截白色的宝贝烟囱管子。转眼间，她已来到河岸。只见她那双无神的眼睛古鲁鲁地转了转，便用那只长着厚指甲的食指指着 I 脱下的那堆衣服数落起来。我的耳朵擦着水面，听得一清二楚：

“约瑟夫！这么凉的天还下水，要是身体有什么担待……约瑟夫！要是你妈看见你……”

我一头钻进两米深的河水里，后面的话没能听到。我把

鱼笼推到靠近河岸容易站脚的地方后，又重新露出头来。纳塔丽默默无言地探身俯视着水面，显然，她是对我水下的功夫还有点信不过。当我刚把鼻子尖露出来时，她便又高声地叱骂起来：

“约瑟夫！就这么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也不害羞，十七八的姑娘……”

顺便提一下，“约瑟夫”这个词是纳塔丽的一句含义不清的口头禅。照妈妈的理解，它是耶稣—玛利亚—约瑟夫的缩写字，相当于修女院本子上的J·M·J。可我却感到这个词是她对自己早已下世的那位丈夫的“回忆”，不过她那个丈夫真够可恨的，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可他的名字还被老婆当口头禅来挤兑人。无论如何，纳塔丽的“约瑟夫”总是个坏征兆，还是心平气和一点为好。我手疾眼快，迅速打开笼门，抠住冬穴鱼的鳃，一下扔上岸来：干这种事可是我的拿手好戏。那条鱼在空中划了一道金色的弧线，正好落在纳塔丽的脚下。她顿时停止了叫骂，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兴趣咕哝道：

“哦，一条冬穴鱼！这种鱼会有土腥味的……”

接着，狗鱼也被扔上岸来。纳塔丽喜形于色，变得百般恭顺起来：

“嘻嘻！这条鱼足有两斤重哩。”

她眯起眼睛，下垂的眼皮掩盖不住贪婪的目光。她气急败坏地叮嘱说：

“快，把鱼篓放回原处去。”

我把鱼篓放回原处，三下两下爬上岸来，穿上鞋子，又穿上裤衩。纳塔丽一只手拿着伞，一只手撩起她的围裙替我

擦着背，不让我毛手毛脚地瞎忙活。她还在唧唧咕咕地讲着，既显得有原则，又显得道貌岸然，但却耸着肩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鱼。狗鱼微张着嘴，带着食肉动物的威严安详地死去了。它们平时以人家的死换来自己的活，而现在死神降临到自己头上时，它们也便死而无怨了。可是冬穴鱼却在甩着尾巴拼死挣扎，把自己的鳞片散落在草丛中。纳塔丽怕它跑掉，一脚踩住。接着，干脆不给我擦背了，弯腰把它拣起来，扔进自己胸前垂到肚脐的大口袋里。这口袋，象负鼠的育儿袋一样，平时总是装得鼓鼓囊囊的，里边什么废绳头、薄纸片、从《西法兰西报》上剪下的美肴烹调法、种子和小器具等等，无奇不有。

“快，快，”她突然说，“那边有沸动声。”

大概她满脑子里想的是烧鱼的滚沸情景，才使她脱口而出，把‘动静’说成‘沸动’了。我向柳林那边扫了一眼，什么都没发现。听声音象是水鸡在荊豆丛中嬉戏。我却急得脸胀红胀红的。上边伸着衬衣的袖子，下边提着衬裙、裙子，再披上罩衫，四件衣服用了四秒钟就各就其位了。纳塔丽也不怠慢，早拣起狗鱼，登上山坡，往家里走去。直到花楸树那里，我才把她追上。这棵花楸树，是我们的一棵神树。按照习惯，我们它的下半截半剥了皮，在上面刻上我们历年的身高和历次发水时的水位。前面还有最后一个陡坡，纳塔丽已经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她只好坐下来休息，并把我拉到她的伞下，望着那棵花楸树随口说道：

“你长高了。”

接着，她又驴唇不对马嘴地说：

“我很想给你做点奶油，可是，天哪！这里卖的黄油都

是名符其实的冒牌货……”

她缄默起来，并侧耳谛听着。远处传来开门的吱呀声，一个邮递员骑着自行车，用口哨吹着我们饮酒时助兴的祝酒歌《马德龙》。随即，贝尔特那米黄色的裙子在桃树和梨树枝干的缝隙间闪现，她象一只肥胖的小鹿欢蹦乱跳地跑着。她早忘记了我们在什么地方，一边信马由缰地找着，一边尖声尖气地喊着：

“妈妈来信了，妈妈来信了，妈妈的信……”

她终于瞥见纳塔丽的毕古登帽并转身向我们跑过来。

“妈妈来信了！”她跑到我们跟前，并炫耀自己的本领似地拼读着：“纳一塔一丽一梅一里 亚一代 克一太一太 收。”

“拿来！”纳塔丽粗暴地说着，一把把信夺了过去，毛毛雨打在信封上，渍成密密麻麻的蓝点点。她一边用她那故做风雅的姿势举着那把宝贝伞，一边设法拆着信。她是个老花眼，又没戴眼镜，把信远看看近瞧瞧地倒腾了好几次才找到合适的距离，开始辨读起来，随着她的眼睛，嘴唇还不出声地动着。我马上发现，纳塔丽蹙起眉头。三周以来，她每收到妈妈从拉伯纳利寄来的一封信，眉头就那样地蹙一阵；妈妈正在拉伯纳利度假，没把我们带去。这次，信上谈的情况大概最严重，大概是把我们几个月来一直提心吊胆的那件事的窗纸捅破了，对此事我们心照不宣，从不提起的。纳塔丽的伞开始往下滑了。当她把头微微移向第二页时，伞还在往下滑。读到第三页时，雨伞落在她的帽子上，象一株蘑菇似的。

“这是万万不可能的！”纳塔丽喃喃自语地说。

蓦地，她拿开雨伞，把它象一支盾牌似地挡在胸前，冲上陡坡，沿着长满石竹花的小径奔向家里。秋雨冲刷着屋顶的瓦片，击打着爬山虎的叶蔓。到门口，她也不擦擦自己鞋上的泥浆，喉咙里发出檐槽流水一般的咕噜声。她穿着满是污泥的鞋子，拖着脚步，踏上厨房神圣不可侵犯的石板地，收了伞，从衣袋里掏出鱼来扔进洗碗池，这时那咕噜声才终于化成句子：

“我得告诉你们，孩子们……你们的妈妈后天就要回来了。她还说她已打定了主意。由此，就可断定她要……”

她气得连眼珠子都迸出来了，可到底妈妈要怎样她却始终没讲出个所以然来。她瞧瞧墙上的挂钟，我有点莫名其妙；又看看贝尔特，贝尔特“哼”“啊”“哈”地只顾抿嘴笑；又把目光转向我，狠狠地盯着。我越发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咽了口唾沫，劈头盖脸地说：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她要改嫁了。”

“改嫁？”贝尔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傻里傻气地问了一句。

“她已经离婚了，可以改嫁。”纳塔丽没好气地说，“可惜呀，可以改嫁！上帝禁止，可法律允许。冠冕堂皇的法律呀！……”

她反身抓起火钩，把三圈盖掀飞，没事找事地捅起炉子来。她咬牙切齿，气势汹汹，不想讲下去，可又压不住满腔怒火，不找一个人发泄一通是绝对不行的。老天报应，她把满肚子的气，全撒到我们头上。

“贝尔特，把床单拿来”，她喊道，“伊莎，别打哈欠了，不会把鱼开开膛吗？”

我象个幽灵似地从她跟前溜过去，她却马上压低嗓子补充道：

“猜到了吗，你？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约瑟夫！星期六她就要结婚了。”

我对她这句表示温良的话也没给她个笑脸看看，一声不吭地走到洗碗池跟前。这个碗池子是七八年前姥姥让修的，把原来的旧水泥池改成了现在这个漂亮的白瓷水池。我抓起瓷砖台上放着的那把纳塔丽心爱的又尖又快的菜刀，照着狗鱼肚子霍地一刀就开了膛，并从里面掏出一条小鳊鱼。